保閑齋集 四

記
序
題跋
祭文
疏文
誄

贊
說
銘
頌
箋
狀

奏議
書簡

保閑齋集卷第十四

記

東萊縣城門樓記

東萊古縣也地濱于海與對馬島最近烟火相望實倭人往來之衝也歲在辛巳因縣為鎮而城池隘陋館無樓榭無以舒神發謀鎮服遠人之視瞻至歲丙寅夏善山金侯來涖于茲未數月百廢俱興請廣城基城訖而樓于城之北門凡五楹不侈不陋制度適宜叔舟承宣慰之命既至與侯共登則勢非甚高而爽塏特異四面軒豁遊矚無礙相顧而樂侯曰樓成五年而無扁記如相待然請余記之叔舟辭不獲則曰城有樓櫓之具然後可以

備敵邑有瞻眺之所然後可以淨慮是樓之作可謂一舉而兩美并矣非他窮高極侈以恣遊玩者之所可比也叔舟嘗使日本備諳其情頑獷輕猂難以義屈而使日與其往來者相接言語儀容之間運奇制變之際已有深服其心者故俛首貼伏惟使之聽而不敢肆其獷猂五年于此南方以賴豈無所自歟古人有謀之於野者神舒慮靜所以能發謀運籌也至是而樓之助亦不為少矣請名之曰靖遠況崔孤雲金謙孝李蘇皚諸賢曾遊之地仙跡至今宛然豈可無樓觀以寓吊古感興之懐以負名區哉使諱時澍溫良篤厚有文武長才歷治數郡所至有名今又治為南方最叔舟方慕

高義敢不樂爲之記

畫記

匪懈堂愛書畫聞人有尺牋片素必厚購之擇其善者粧潢而藏之一日悉出而示叔舟曰余性好是是亦病也窮擿廣搜十餘年而後得有是嘻物之成毁有時聚散有數安知夫今日之成復爲後日之毁而其聚與散亦不可必矣昔韓昌黎記獨孤生之畫欲以自觀乎爲我記之叔舟竊聞張彥簡家藏畫纔十餘軸而白樂天猶爲作記況妙選古今多至數百軸而可無記以傳於後乎今觀雅畜東晉得一人焉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然深自祕惜世罕見其畫今有

刻本水石圖一其精華不可得見而法度森然尚
存若毛嬙西施老有餘態也於唐得二人焉曰吳
道子工於畫名振天下與韓文杜詩並稱爲三絶
今有畫佛二上有蘇東坡手題贊畫僧二曰王維
精於山水天機所到邈而不可及蓋得之於詩者
也今有山水圖一流峙天然不見痕跡於宋得六
人焉曰郭忠恕善畫樓觀臺榭皆高古不羣今有
雪霽江行畫一大舸並行人物器用精密莫比上
有宋徽宗御筆高閣臨江畫一儒士與道人共載
扁舟過閣下有人倚闌凝望風致洒落不覺爲畫
也曰李公麟自號龍眠居士博問精識其爲畫以
立意爲先而尤善於人物今有寗戚長歌畫一宋

徽宗御筆題云形氣蕭洒每閑畫閱戲南山白石
之聲彷彿在人耳也曰蘇東坡今有眞書潮州印
本一風竹雪竹春竹畫各一雅健飄逸固當在壹
家格外曰文與可善畫竹與東坡最相親厚今有
風竹畫一篠竹畫四巨竿挺拔有萬尺之勢豈所
謂贊譽者乎曰郭熙山水寒林獨步一時今有山
水畫二一春景山莊蘇麗主馬陵頭一秋景江村
釣魚把竿獨立朔風飄雪畫一夏景青嵐畫一水
石畫一風雨畫一江雪畫一載鶴畫一古木平遠
畫二一水畫一皆雄偉奇特筆勢飛動平沙落鴈
圖一江天暮雪圖一其霜楓映菊抱琴遠眺雪霽
長江獨釣孤舟亦各有閒放之趣林亭畫一急雨

圖一皆扇圓鬪牛畵二極鬪贔屓善有氣力曰崔
慤善花鳥推譽于時今有秋荷野鴨畵一風露淒
涼毛羽蕭散於元得二十一人焉曰趙孟頫書畫
絶倫今有行書二十六墨竹二曰鮮于樞與趙孟
頫同學書今有草書六曰王公儼工花草禽獸取
義而成自有生氣今有木花圖十衆卉敷榮禽鳥
相呼草花圖四果木畵四花實草虫嬋娟變化敗
荷鷺鷥畵一海青畵三桃花鷄子畵一鴉鶻畵一
或斂羽竦身或飛翻鷙擊各逼其眞曰謝元陳義
甫亦善花鳥元今有海棠折枝畵一精華簡易彷
彿造化義甫今有海花畵一杏花圖一瓊葩媚曰
幽禽嬌哢曰劉伯淵李弼馬逵喬仲義劉道權顏

輝張彥甫顧迎卿張子華羅稚川並以山水名伯
熈則筆勢豪健長於奇岩老樹今有江亭雪霽啚
一長林雪靖圖一春曉烟嵐圖一長江圖一弼則
筆勢精微長於樓閣人物今有滕王閣圖一華清
宮圖一瀟湘八景圖各一二十四孝圖十二古木
圖十懸崖峻閣圖一遠則筆勢高雅無與為比今
有長松茅舍圖一溪居濯盆圖一仲義則尺山寸
木不踰規矩今有渫彩山水八道權則尤善濃淡
今有水墨山水一輝則善岩石人物今有山中看
書圖一幽林採藥圖一畫佛三彥甫今有溪山雨
過啚一絶岸圖一長林倦雲圖一水墨雲山圖一
倪中有詩松石啚一揭奚斯有詩風五啚山青雲

白暗淡平遠皆有遐趣迎卿今有青山白雲圖一幽邃閑曠甚有高致子華今有踈林蕭散圖一山水圖雜川今有雪山圖一各臻奇妙氣格清新以畫馬名者曰周朗任賢能也朗今有戲馬圖一牧馬圖一賢能今有牽馬圖一雪窓浮屠也善蘭竹今有狂風轉蕙圖二懸崖雙清圖一鐵關倭僧也善山水志於似真而少豪逸故時人譏云有僧氣然來可以是輕之也今有山水圖二古木圖二息齋震齋失其名然息齋之竹震齋之龍皆高手也息齋今有彩竹圖二金聲圖一震齋今有雲龍圖一宋敏王晃葉衛知幻不知何時人也宋敏今有墨竹圖一風調高絕天下無比王晃今有墨梅圖

五各有詩清標雅韻書法三絶葉衡今有脩竹圖
一亦有詩甚清絶知幻今有墨竹圖二亦佳作也
我朝得一人焉曰安堅字可度小字得守本池
谷人也今為護軍性聰敏精博多閱古畫皆得其
要集諸家之長總而折衷無所不通而山水尤其
所長也求之於古亦罕得其匹於匪懈堂陪遊已
久故其所畫最多今有八景圖各一江天晚色圖
一絶岸雙清圖一奔流宗海圖一江天一色圖一
雪霽天寒圖一黃鶴樓一滕王閣一雨後新晴圖
一雪霽餘寒圖一輕嵐匹練圖一霽雪鋪灘圖一
一水國輕嵐圖一江鄉遠翠圖一起栗生花圖一
春雲出谷圖一幽雲藏壑圖一狂風急雨圖一虯

龍反走圖一長林細路圖一銀河倒掛圖一絶壁圖一墨梅竹一水墨白雲圖一山水圖二蘆鴈圖一灌木圖二長松圖一又古畫之難名者十有一龜一梨花一杏花一松鶴一花鵝一四牛一王勃事實印本一後園山水一雅鶻一樓閣一古木山水一凡五代得三十五家圖山水者八十四圖鳥獸草木者七十六圖樓閣人物者二十九而書又三十三合二百二十二軸嗚呼非愛好之篤安能致多若是乎故予雖未嘗解研吮然嘗聞其說夫畫者必窮天地之化究陰陽之運萬物之情事爲之變磅礴胸中然後執筆臨素凝神冥會欲山見山欲水見水凡有所欲必見其物奮筆而從之故

能因假而奪眞此畫家之法也若夫得之於心應
之於手心手相忘身與物化嗒然兀然若造化之
不可以蹟求者則固在於丹粉之外矣觀乎此者
苟能以彼之冲澹高雅樂吾之性以彼之豪健振
厲養吾之氣則豈小補哉至於精覈物理博聞多
識則將與詩同功矣顧未知世之人果有及於是
者乎正統乙丑孟秋上澣有日承議郎集賢殿脩
撰知製敎 經筵司經高陽申叔舟謹書

咸陽城門樓記

天順辛巳孟夏 上以臣叔舟先秩曾受封贈而
連年在塞下尚不得拜先塋特 賜暇焚黃于湖
南至南原則從兄咸陽守子橋惠翁亦來與懽數

日謂叔舟曰咸陽城有門門有樓頗圮有年人不
堪登而莫爲之脩余守任踰年政簡多暇念邑無
臺觀無以慰悅王人道滯宣欝乃與衆謀之舉而
新之簷楹鬱然甍桷翬然丹雘奐然如是而止功
訖相國南原府院君黃公適至與監司永安金公
設筵以落之首題詩兩篇羣從皆和之懸之于板
亦一奇也邑在頭留山麓奇峯絶壑磅礴千里蒸
雲起霧變態不常晨昏異觀登是樓則一舉目而
盡尓爲我記之叔舟曰旣不能一往登臨以觀其
設施景致則當觀諸公之作以得梗槩然後記可
得也還京數日兄又馳書視南原公以下詩數十
篇求記叔舟方困於路又病於暑得書一讀諸公

詩諷詠之間不覺沉痾去體令人爽然而起嘆曰與兄結髮讀書嘗見其景慕古人之眞淳亦以作爲幹局介意今爲郡能政先仁恕脩整紀綱寬猛相濟吏畏民懷人稱有古遺政是固眞淳之所爲也而又能不傾民爲此幹局者之所不能爲亦可怪也已樓之詩足以已人之病於千里之外况身登騁眺焉叔舟雖老倘得從兄一登當爲兄極其鋪張姑書是爲記又賡其韻以塞命是年仲夏上旬九日左議政高靈府院君申叔舟泛翁書

平壤浮碧樓　御製記

歲在庚辰孟冬初吉　上巡省西土觀民疾苦整勒士馬至于平壤謂平壤爲舊都　命集平安黃

海二道之士發策問文士以二道時務 命駕登
浮碧樓臨江觀武士射侯而科第之平安道觀察
使曹孝文拜請獻壽 命與扈從羣臣以次進壽
酒行 命篆製詩令羣臣於坐和進詩既進 命
懸之板顧臣叔舟汝爲記其顛末臣伏覩我 殿
下神武定難文致太平猶不自安巡視四方治兵
恤民開言路求賢俊汲汲如不及茲又登覽選勝
高撫千古屬物興懷發之於詩敷化撫世追蹤前
聖之意藹然於詩外天葩焜煌昭暎江山垂耀萬
世直與箕疇並美其亦爲西土之人千一之幸歟
至是而豈止視民疾苦整勅士馬而已哉天順四
年十月十六日謹記

一菴松堂卷記

一菴松堂專上人釋之秀者也僕於正統壬戌之冬與鐵城李伯玉平陽朴仁叟丹溪河仲章昌寧成謹甫諸君受 命讀書于龜鼎山之津寬寺上人亦先住錫焉始與識面道骨清癯精神秀朗於吾儒書亦頗涉獵而尤通於詩律遂同寢處一夕出一卷求詩迺千峯所命一菴松堂也諸君既重上人皆有詩上人屢請僕記僕辭讓未遑居數月又受 命通信于日本國涉萬里之波窮東海之涯回徼棒請之[illegible][illegible]燈風雨之夜上人高談請論未嘗不往來于[illegible]經十餘月得還于京則上人已移錫開城之興教寺不數日上人晨扣荊門與之從容竟

日上人曰士别三日刮目相待况子旣詩吾卷可無說以爲記乎余方以久别新遇爲喜不復辭謂曰上人一菴松堂豈可易以言哉然竊聞天得一以運四時化生萬物人得一以應萬殊至誠不息至矣哉一之爲德也曾子亦僅聞於眞積力久之餘顧僕何人而可得言哉又聞古人論松受命于天在冬夏青青夫松不爲夏榮不爲冬枯貫四時而一節其亦物之得一者歟在人亦或有不能及者焉儒之與釋一之義何嘗異也上人其毋苟爲菴一堂松而已爾其毋終爲松所嘆也一旣僕所不得言而法門不二之說靈岩摩頂之奇上人自知之又不可贅則但歷叙覆鼎識面之始東海睽

離之思以及荊門喜遇之情以歸之

嶺南樓記

密陽守姜君叔卿旣新嶺南樓書遺僕曰樓爲邑勝觀而窄陋傾側不稱於名今爲新之凡三楹周以補榱施以丹雘不侈不陋吾兄嘗許爲記而未遂知吾兄莫子若請爲我記噫記可遂而爲之乎哉姜君晉山文景公之母弟 上之任公爲相也憫公母之在晉州老不可致則以密近晉出君爲守以奉養之又許公歲一歸覲庚辰之歲公覲還語僕曰吾弟治密不惠而愛不苛而畏事修廢擧乃新其舊樓宏敞開曠無與爲比與大工役不煩而集其爲吏實吾所不可及也吾喜其能許爲記

已草矣相與示之公尋病不起問公之子允範草則不知嗚呼惜哉今承君書非徒造之爲難而可忍爲之乎哉然亦忍不得不爲之記以卒公志僕從公數十年未嘗見輕爲疑譽於人況親弟乎君之能亦可信矣夫不惠而愛有仁恩也不苛而畏有威重也事脩廢舉治之效也仁威並著而效以行之其所及豈止一樓而已哉一邑而已哉是固可記況乎嶺之南全古新羅之地爲邑者大小六十餘官莫不有樓榭遊觀之所而率以所見取義名之獨茲樓得嶺南爲名則其江山形勝之美甲嶺南也不得登覽而可遙辨矣尚何有於造之難哉昔之名也特以江山形勝而今之宏敞開曠著

又足使江山不獨專占其美茲亦可記已天順壬午季冬上旬有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領藝文春秋館書雲觀事 世子師高靈府院君申叔舟記

水原府東樓記

天順癸未春予方居閑有持簡者成均司成孔頎禮曹佐郎金九英皆水原府人也謂曰府館之東有蓮池或亭或樓成毀興廢其來甚久今堙欝頹圮人不可處驪江閔先生孝悅爲明府政成多暇爲之惆然欲復其舊命工鳩材悉撤而新之七閱月而告成爲楹者凡三爲補褾者二十餘廣其舊池又鑿其北樓於是宛然在池中制度既壯丹雘

又明島嶼回互花卉幽閑自池有亭樓以來所未曾有也工不移時役不勞民而能復舊物也如是其可不傳也耶請為記以遺後昔金安成之為是亭也牧隱嘗為記如僕者安能繼其後噫夫物之成毁有數事之興廢有時因成而毁因廢而興循環無端其為亭為樓為成毁興廢也何莫非物與事合數與時會者哉先生處世常澹然為政亦務守撫不為虛飾而首為之惘然復其舊增大之而後已何哉物毁有當成之數事廢屬可興之時此先生所不能自已而於池之一大遇也僕雖拙亦不能不為之記而愛蓮之說景槩之美不暇及焉嗟牧隱花開傳東之志竟得伸歟僕之寓目托興

終亦付之數與時爾是年孟春之晦記

星州百花軒記

邑之有館舍廨宇所以尊使命厚賓客也爲邑守者所當留意也邑雖小地雖僻尚然况邑大而爲四方所會乎星州建邑自新羅之初縣而爲郡郡而爲府府而爲州不失境土以至乎今歷年在南州爲最久凡三屬縣地大民衆州治亦居一道之中馹使交至賓旅輻湊而館廨歲久不足以接賓客待使命也然近年以來法弊民悍凡守邑者率皆以興作爲戒坐見館廨頹毁雖一石一瓦不復脩整之袖手而待遞吾同年金君有鉉爲牧未期政成事簡歎曰州爲南方巨邑地在要衝而館廨

如是爲守者不爲措意可乎法雖嚴不犯法則何
畏於法民雖悍不煩民則何憚於民於是鳩材命
工先構正廳之東軒因舊制而廣之不數月而訖
功凡二楹前有横廡明朗開豁庭除有序植之雜
花因名之曰百花軒乃遣吏馳書請記僕嘗見君
倅義州也知無所不爲孜孜焉不怠義之爲州境
連　上國使命所集商賈所趍號爲難治而君游
刃裕如吾友金公子顥氏於人少所許可其按嶺
南而還也問南州之治則擧君爲第一曰勤於治
事敢於有爲子顥氏所言與僕前日所見悉同今
而豈不驗哉每悲子顥氏之不可復見則思其言
而益信乎君夫當無事之時不煩民不犯法者尚

鮮矣興大工作爲人所不敢爲而能如是是豈無所自歟不煩民仁也不犯法義也不怠勤也敢爲敏也仁義德之府也身之祿也以此自慶而行之以勤敏何所爲而不可剏茲一軒乎金君其勉之其母孫子顯氏之知以副僕之信乎君者叔冊功名歟世且父正欲謝事南還吾有鄉與州接境儻得一叅賓席軒之勝槩得爲君賦之歲在壬午七月仲旬記

喜慶樓記

光全羅巨邑也舊有樓在州治之北曰拱北燬已久今太守竹山安公哲石涖州未踰年政成事多暇集州之父老而問之曰邑之不可無遊觀之所

古也州當一道之衝使客蜂午而湮欝幽蔽無以
宣暢將何以爲之歲曰高明爽塏無過拱北舊址
於是鳩材經營增益舊制不數月而功告成以間
計者南北五東西四宏敞壯麗甲於東方東臨大
路西俯脩篁鑿池其北種以芰荷又作射場於東
以爲觀德之所賓主始有登臨休息之樂此太守
之志而邑人成之也歲庚戌以邑人有不慧者降
爲茂珎郡事出矇昧上而山川鬼神下有鄕曲老
幼抱屈莫能白者有年 上之元年辛未夏鄕人
順城君謹前中樞李公孟畛旧公興右叅贊安公
崇善吏曹判書權公孟孫仁順府尹金公聽前同
知中樞院事柳公孟聞藝文提學李公先齋等謀

曰上嗣登太寶誕布維新之澤猶恐一物有不獲其所况吾州之久屈乎遂帥州父老人吏具列上請 上特命復其舊號爲光州牧報至而樓適成父老咸集致慶于太守而請以喜慶名樓以志一州人之喜慶太守曰諾又以叔舟在鄉籍之末命爲之記夫物之成毀有數亭之興廢有時若其事與物期數與時會者有非人力之所及也州在百濟爲武珍州都督府入新羅爲武州高麗太祖改爲光州成宗降爲海陽縣高宗復陞爲州忠宣王朝爲化平府恭愍王復爲光州牧至我 朝降而又陞一陞一降興廢相因而亦莫不各有其時况斯樓之作起於久毀之餘而其成也若與期而

會者眞必有數存乎其間矣州以無等爲鎭是爲南州巨嶽儲精降祥生我諸公又得我賢太守以有今日其因廢而興因毁而成者豈特一樓也而已哉一州也而已哉景泰二年辛未冬十又二月中直大夫集賢殿直提學知製 敎世子右輔德兼春秋館記注官知承文院事高陽申叔舟泛翁記

泰安郡壁記

泰安郡在忠清爲邊海要害之地 國家置尊城鎭令知郡節制之郡土地肥饒有禾麻之富漁盐之利號爲沃區前朝之季屢經兵燹沒爲荊棘之林狐兔豺虎之墟自 國朝興運仁威遠被海寇

屛跡然後郡民之散而之四方者悉復他邑之民
無所於歸者亦樂就焉歲戊辰 朝廷下令諸道
刷徃時流亡丁戶發還元籍於是郡民在行者一
百有四戶安業既久其[illegible]遷無異新徙今知郡事
同僉節制使竹山朴侯 弘文爲政於茲適四年矣
慨然曰郡之居民戶僅二百所與出賦稅奉期約
者太半流亡羇寓者也其初之來以不安於彼爾
今既衣食婚嫁於斯長子育孫人人有永建計豈
可重爲之擾況郡爲民設無民不可爲郡置鎭所
以禦寇也無民誰與守之是不可不言于 朝即
命首戶長賈稱遣郡人前副司正李勲戶長賈宅
等面授辭指闕于都堂獨郡一境得按堵如故於

是黃童白叟讙呼感泣迺謠曰繄我之寒侯實燠
之繄我之骨侯實肉之我折侯完我弱侯安欲報
侯德我母我父盡形德義播于終古遂相與詣侯
求侯紀蹟示後侯則謝遣熟知侯之堅不許而衆
志之亦不可終抑也則走來京師詣余集賢請書
顛末以傳不朽情詞俱懇余雖不文忝在史局紀
善惡職也况嘗辱朴侯之知而又其事之可書者
如是哉侯忠信樂易人也長於武藝熟達吏治歷
仕中外嘗治民矣嘗治軍矣廉平威惠所至有名
今則有民有軍文武之政揔于一身毅然以安集
富強為心當朝廷刷還流亡責限嚴督之際守
州縣者畏於譴罰方舉行之不暇迺能建白責遂

其忘郡由是得實鎭由是得豫而民由是得安其
居如侯者可謂能不孤 朝家委任之意而於父
母斯民之道亦庶幾焉余嘗觀古之有德於民者
民必勒石紀功或至爲立生祠莫非出於慕德不
已之誠心也今熟與郡人之請爲可已耶遂書以
歸之若夫繡梓揭壁使郡之人世知侯德永〻不
忘則爾輩事也至是而侯亦無辭以拒矣正統十
四年己巳季冬有日朝奉大夫集賢殿應教知製
教講書院右翊善兼春秋館記注官高陽申叔舟
謹記

保閑齋集卷第十四

保閑齋集卷第十五

序

發岩瀑布詩軸後序

大抵觀其好尚則可以知其所蘊匪懈堂嘗扈駕伊川道經發岩而愛其瀑布即以上聞 大駕爲之往驛移時行仗臣民莫不瞻望咨嗟及還京都爲之命畫爲軸而徵詩於文士得若干首描畫之精歌詠之妙各造其極其幽閑清勝之趣舉在數幅之間凡得見是軸者怳若身處發岩而觀其所謂瀑布者焉天下之物可愛者甚多而必於山水焉鍾其愛則其所蘊可知已一日匪懈堂侍東宮因語及是即承而覽之書古風長句于別簡以

授匪懈堂秪承而出就附軸末命余叙其後余以得一窺爲韋布敢辭遂俯伏奉讀天葩焜煌輝暎籤軸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澤謳詠諸作亦若增光試欲極口稱頌則非特以近諛自嫌實非賤見之所能形容也退而歎曰好尚之不可苟而亦不可不篤也如是哉匪懈堂是舉仁智者之事而又能終始不遺故其始也 天顔一顧其終也前星垂耀遂使稱頌相傳爲東方美談千萬世之下亦必有因其好尚而得其蘊者矣

義州牧使俞益明詩卷序

國之有方鎭猶家之有藩籬門户未有撤藩籬去門户而能守其堂陛者况大而難於家者有國乎

方鎮之於國所繫可謂重矣其可輕以授人哉義
州吾東方西北塞巨鎮也北捍山戎之藩籬西通
中華之門戶實非他方鎮之比也故 朝廷除授
每難其人歲在癸亥舊牧當替有司薦今牧使公
凡在 朝廷萬口一辭公既視事曾未幾時仁威
播揚譽言日至故舟忝列近侍亦得飽聞常欲一
造境上歷民居以觀仁政詣麾下以聽號令而不
可得也迺於今年孟春之初受 命赴遼陽路出
名區私心竊喜始至境上民居接堵田疇以闢及
詣麾下號令嚴肅軍旅緝睦蓋以得會所未聞焉
以公事未辦淹留數日得侍樽俎于時東風扇和
積雪未消諸柳初黃野鳥春聲長江回練限界東

壯公於其間諷詠悠然曾不以軍擾民政介於懷
而亦不遺徧非游刃恢恢者焉能然乎猶不自滿
乃命叔舟叙其所學将以自警且為後日吟詠之
資雖屢盡叔舟淺見寡不能備管蔚然敷揚盛美
託名甘棠以垂不朽固所願也而王程甚迫未暇
操筆既復命來閱旬又赴遼陽自京城至義州
近千餘里為極邊之地而一春之間再謫麾下則
可謂大幸矣遂以故人見稱情意甚篤且以前日
所命強之叔舟雖欲以荒拙為辭其可得乎叔舟
嘗聞為将有道德與才俱優寬與猛相濟寬而不
猛無以御士卒猛而不寬無以和人心使人親其
上死其長則不可以無德将不勇三軍不武則不

可以無才俱是四者而行之以忠信然後始可以
專制方面為國家壯藩籬門戶矣夫軍民一體為
牧師者不當外是四者而求牧民御軍之道也是
雖公之所已能以余亦不當外是四者而敢以他
說進也方今事大以禮鴻儒碩德冠蓋絡繹必由
乎此請以妄見就質而擇焉謹以此塞命云正統
乙丑季春下澣有日書

僉知中樞卞公詩卷序

正統癸亥冬僉知中樞院事卞公奉使日本而還
上賜宴公毋于第縉紳親族之賀者畢集晉陽河
相國在座賦詩公將求和於文士也徵拙文為序
叔舟第蔭末屬嘗蒙待遇之篤當茲盛事雖不能

敷揚高義曾忝幕下竊得見聞請粗記顛末以資
譚詠可乎是年春　上聞日本國王薨嗣王新立
欲遣使通好而難其人乃命廟堂共擧物望歸公
上以公毋年老難之而無以易之當陛辭之日
親命曰凡大小臣僚有親老者予必不欲遠使今
聞日本國亂政紊非卿不能專對予豈不知卿母
老爲可慼實出於不得已也卿往欽哉公避席拜
曰臣毋聞命謂臣曰使命國之大事而　上屬之
汝汝其竭心力死而後已畢能勝任以副　聖上
知遇則吾死且不朽况吾年雖甚老氣力未盡衰
耗又無他病猶可及相見也人之死生自有天命
戒之愼之勿以我爲念臣亦以死自誓不復顧望

上嘉歎之公既受命遇事難易一以誠處之視蒼溟若坳堂自我國臣濟島至彼國所謂上都海道三千餘里天日浩浩四面無際舟師必俟風順逆則舟不行必待天晴雨則多狂風而公每冒雨逆風人皆惑之公諭之曰風雨天道也固不可必今觀波勢我苟遲留淹滯必有他變身則不顧於王命何遂行不輟風雨亦從而順之然盜賊蜂起道路梗塞間關數月始得達于國都果如公所料前王薨不以正嗣立幼弱強臣擅權公以義折之以誠待之始而輕之終而慕之於是祭故王弔新王竟致上禮意而還彼亦報聘欽誠公又於接待之暇訪其古迹始自肇國以至于今治亂興亡總

而記之爲其地理以進及復命 上引見便殿備問首尾曰卿奉使往還不出八月自古未有如是之速矧彼國方亂非卿安能及此卿母亦無恙予甚喜焉 命賜宴以寵之受命復命凡兩引見叔舟皆得與聞焉退而歎曰 上以禮使下而體其情公以忠許國而復其私大夫人又能割慈母之愛而以義訓子其君臣子母之間爲如何哉吾昔聞夫子語曾子以孝必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公立身於 聖朝揚名於絶域遂使大夫人嘗君之養榮及親族爲人子而至於斯斯可美况公事長豈止是而已乎將見立勲建功書之竹帛其顯父母於後世爲尤無窮矣

送安進士 寬厚 陪尊君歸金山序

大抵人之立身在乎學問而學問之成廢在乎志耳志專則成志分則廢故古人皆尚志焉大哉士之任也上而君父下而兄弟朋友日用酬酢之間萬物事爲之際勉而學之長而行之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功加一時名垂後世豈有志不立而能盡其道者乎吾友栗甫氏慷慨有志之士也與吾同庚結髮並遊其聰明特達閎博精熟而學問之篤立志之確無與爲比如此而連擧不第以我之魯鈍荒蕪又先君解褐人事好倒蓋亦有命矣去年之秋 國家初設忠順衛以待大夫士之子弟咸樂屬焉栗甫氏亦以尊君之命與二三兄弟隸

焉不數月忽棄之歸于大學人皆駭之一日見拄
問之曰 國家待惠順衛其禮甚優可無以讀書
習業且有父命君何若而中棄乎栗甫氏曰自予
隸武勢有羈縻志亦不得專於學問且嚴君之心
苦豈不知哉吾兄弟自幼諄諄教誨勉其讀書庶
幾見其有所成就今是命豈莫所欲哉苟以欲是
亦有二三兄弟者在夫科舉之得失仕路之亨塞
人自有數不可强而求之若夫修吾身撿吾行以
無負嚴君教誨之勤則特在我耳吾不以小名廢
吾志矣後數月再拄曰今吾嚴君出守南州吾將
撤業而隨之君何以送我乎我謂之曰明春舉日
已迫不可以區區溫凊小節廢業也栗甫氏曰自

此至彼計數百里晨昏離膝下安於心乎吾不以
學業廢吾志也吾聞而歎曰所謂學問豈專在讀
書而已哉栗甫氏其真知學問之道乎初不欲以
小名而廢學業又不肯以學業而廢晨昏至是而
子之志大矣至矣雖古之人無以加矣吾不知所
以送子矣吾嘗與栗甫氏兄弟托交既久且篤每
服其醇實有信及拜尊君溫良豈弟好古博雅乃
知所以致此也尊君曾宰關西政有遺愛今南方
之民必將蒙其澤而其爲子孫者亦必有聞君之
風而起者矣叔舟早失欽愛每見人具慶未嘗不
歎羨韡悲兹當送子嶺南秋風拂槩之衰景翳之
好亦未暇及姑書往復之言以爲贈吾聞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栗甫氏易之弍正統丙寅孟秋上澣有日奉訓郎集賢殿副校理知製教經筵司經高陽申序

成修撰 三問 臨江翫月圖詩序

正統丁卯仲夏既望陰霖溽暑不可當予素患熱若身在烘爐上適昌寧成謹甫氏袖一軸示予軸首有畵謹甫氏捲其尾曰子能辨乎予熟視之山高水静明月高懸高人邀客臨江貳客侍坐方舉酒指月有鴈從西北來態揚欲下遠者小近者大一一可數汀洲窈窕風露高凉氣象變化莫窮一幅尺寸耳生江湖萬里遐想令人髮竪膚粟不覺世間更有炎熱噫天下豈有此人言九州外有蓬

瀛者不已則其是謹甫氏發掩笑曰昔吾扈駕喜雨亭與子深任氏從匪懈堂臨江翫月酒酣東宮命內豎徵詩仍賜橘一盤橘盡而詩見一坐驚且榮之各進詩一篇今啚其跡記其詩以久其傳子爲我演其說吾觀世之遊山水者或鑿嵓窮源以爲高或乘流縱纜以爲放所謂高且放果真有得於山水之樂者乎今子非窮源縱纜直於輦轂之下嘯詠湖山與道逶迤高情雅興得徹前星天葩垂艷照映人目此豈窮源縱纜自以爲高且放者所可致也況橘之爲物獨立不遷深固一志譬之於人淑離不淫秉德無私之君子也豈止可口可鼻之已哉賜而必以橘謹甫氏且以爲像若夫

當時淸遠幽閑之趣吾拙矣不能形容然啚其糟粕尚足使人滌煩襟而袪炎熱序其可已乎

全羅監司奇公詩卷序

嘗聞孔子曰君子不器器則必有所拘礙至於瑚璉亦不能推而通之雖在大賢或不免焉黃霸之爲州郡治最天下唐介之居諫院名動一時然至大用則聲名遂減器之難免也如是夫今湖南使相公嘗守延安尋牧耽羅淸白威惠所至屬望出而爲監司也湖南之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湖南百濟故國地廣民衆號爲難治而監司實邦伯連帥之任也豈易以爲哉公之爲政擊強扶弱惠先鰥寡攬轡未閱歲而貪戢屛風化行一道爲

之澄淸夫爲州郡掌方面規畫各異而公則施之小而小治施之大而大治隨所遇而無不可者誠可謂遺瑚璉而不器矣 國家方以賓幣爲重而特陞樞密仍尹巨州者必有謂也由茲而至廊廟功業聲名之盛不减而益著愚請以是而卜之是年戊辰秋 朝廷大正田制吏判鄭相受 命南下會公于完山當筵賦詩五從事相繼而和鄭相文章巨手五從事亦朝之選也其推演公美以著于詩者寧無所稽哉叔魚適於是秋因賜浴得拜幕下還未月又以事往拜焉則公出是詩付叔魚求和於鑾坡叔魚方慕公之信義則不敢辭人亦樂公之命爭和得若干篇仍記其由以獻云

慶尚監司李公詩卷序

大抵致理之道在乎仁威仁則民附威則政肅自古及今未嘗外是而求理者也慶尚一道卽古新羅之國民物之繁影事務之叢劇冠吾東方號爲難治而一方之寄黜陟使專之守令賢否生民休戚實係焉此 國家所以重其選也今李公以戚里之彥雄偉之才纔出銀臺遽膺是選縉紳之士莫不手額想望其施設夫公按尚州未數年建節重臨南方之民固已熟公仁威不待更有施設而後可理也然一州之與一道其勢不同其治之也規模節目亦宜頗異公於是乎不可不思所以大之況近年 國家多事天災流行南方民力幾殫

公尤不可不為之致其慮焉自一州而一道而一國顧舉而措之亦三載政成而叔舟提壺江濱嘗為公相賀美安平大君首以詩為贈文士和之屬余敘以知待之篤不敢辭遂書以獻云景泰三年壬申仲春下澣中直大夫集賢殿直提學知製教世子右輔德兼春秋館記注官知承文院事高陽申謹序

權正郷榮親詩序

自設科取士士之有志於行道濟世揚名顯親者外是則人不以為榮故昔雖碩儒其進也率多由之國家著令凡中科者出官給酒樂以榮其父母盖因人所榮以勸讀書為儒者也左副承旨吉昌

權公擥 文宗恭順大王初年庚午冬中魁科太
夫人在堂而國恤相仍未敢以爲榮及 上王嗣
位四年乙亥夏四月二十日以太夫人初度之辰
招親族僚友設宴以爲榮養 上王特賜內醞內
樂在坐者若左議政河東府院君鄭公麟趾右議
政西原府院君韓公確駙馬雲城府院君朴公從
愚寧陽尉鄭公悰鈴川尉尹公師路坡平尉尹公
岩花川尉權公恭左賛成甑城君李公思哲右賛
成李公季疇左參賛姜公孟卿吏曹判書鄭公昌
孫知中樞安公止李公揮宗室鎮南君終生戶曹
參判李公崇之兵曹參判南陽洪公達孫府尹閔
公騫中樞韓公瑞龍鷄林君李公興商左承旨朴

公元有同副承旨韓公明澮兵曹參判楊公汀知
兵曹事李公禮長僉知中樞奉公石柱柳公洙李
公行儉公之叔父吏曹參判安川君蹲從兄府尹
聰暨諸親族僚友宿德耆士傾一國哉　殿下在
潛邸以領議政府事亦親臨屢坐酒半酣　上王
又命內臣判內侍府事田昀馳賜纏頭內帑若干
又宮醞禁膳於是哉　殿下以周公之親宗英重
望入內廳手爵稱壽于大夫人內臣亦傳　上王
命稱壽其爲榮耀千古所罕見豈爲尋常儒士例
以眺麻榮其親者比哉公之先蟬聯奕業著忠勳
兼儒雅文章節義名臣碩輔前後相望其始祖金
幸以新羅宗姓佐高麗太祖有功賜姓權拜壁上

三韓三重大匡性太師六代祖高麗左政丞文正
公菊齋先生諱溥道學勳業冠冕一時至祖文忠
公陽村先生諱近以性理之學倡率東方屹爲儒
宗佐我太宗恭定大王扶翊興運丹青王化名
載勳籍入覲大庭大爲太祖高皇帝所重錫宴遊
衔命題賦詩數十篇以進皇帝深嘉歎賞至御製
詩三篇賜之考文景公止齋先生諱踶繼業恩永
樂甲午秋别試歷揚中外既侍銀臺提衡銓曹至
宰輔經典文衡蔚爲名臣公以純粹篤厚之資宏
偉博達之才早承庭訓讀書爲文博古通今雅喜
廣達遊學四方不以榮利爲意一朝自鄉試至會
試殿試連三居魁又值風雲際會攀附我 殿下

於靖難與一等功在社稷 上王深加倚重不數
月間擢置喉舌恩遇稠重迨我 殿下龍飛又於
佐翼亦與一等此又豈尋常儒士得一科爲父母
榮者所可企望哉人之所榮乎是固以是而 國
家之勸爲儒者爲益無窮其所以行道濟時揚名
顯親者亦是以小售其志矣然止乎是而已乎公
勉之哉諸公咸卽席賦詩以榮之以僕於公爲僚
友也且方在席目覩其盛命敘其端辭不獲則識
以爲序云時景泰六年蒼龍乙亥季秋上澣輸忠
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
旨經筵參贊官寶文閣直提學知製 敎編修
官兼尙瑞尹判奉常寺事知吏曹事直司禮院事

高靈申叔舟泛翁序

御製詩序 世祖潛邸時

上嗣位之年秋九月 天子遣使來錫命副以冕服表裏故事謝恩必議政為使所以敬天子之命而重其事也適議政皆以故不得行首陽大君先王之介弟主上之叔父上亦敬重之不欲煩以事大君毅然曰茲惟國家莫大之事異姓卿不得行不可以攷將命豈不在臣於是請行大君自我世宗文考咸器重之凡國有大事大議必咨之國人之仰之也久矣命下中外以憂既行到關西大君寄永膺詩一篇其副令議政府右參贊李公暨從事之能詩莫不和之平安道監司鄭公亦既賡

韻又欲傳之不朽以耀後觀則列書唱和若干篇聯爲卷命僕爲之序僕自 世宗朝忝爲近臣每有讎較異同必命大君總裁而僕亦與僚屬之後奔下風而望餘光者餘十年于玆於大君之德之才之義雖不敢自謂盡得其全而竊獲窺其萬一此一詩特餘事耳不足爲大君稱揚也然亦是以見國耳忘家友于兄弟之至情後之觀者孰不與起其同然之天則其有補於世教不爲少矣而與皇華棠棣之什同登於永世矣夫何疑哉若夫觀風採詩監司職也況此詩乎宜鄭公之拳拳也是爲序

厖村先生詩卷序

右賛成南原君黄公一日以卷授叔舟曰近閱家書得先公出按平安贈別詩詩皆一時名賢所作計今四十三年觀其陳叙時事若在當時目覩其盛如存之感有切于中謹爲粧潢爲卷君先人亦有詩君亦不可無言以竟予追慕之誠叔舟捧讀已辭不敢則曰詩以贈率皆論叙別懷而已是卷人惜公出莫不歎陳德美期以遠大非止叙別而已耳翼成公之在廟堂爲國柱石身佩安危垂三十年其名德勳業之盛盖於是卷已可卜矣今公之追感興懷豈無所自歟叔舟聞孝莫大乎繼志述事揚名顯親公今親摶日馭登名勳籍入處廟堂佐聖明致太平以光家業於無窮其所以繼述

揚顯斯為極矣而公之誠孝又無所不用其極使叔舟托名卷端繼叙先人以垂不朽夫慕其親施及於人乃與永封人之純孝匹休矣孝子之不匱錫類其是之謂乎至是而叔舟不知所以為言天順己卯孟夏有日謹書

御製詩序

天順初元丁丑孟冬下旬 上以除授事召見吏兵曹于思政殿移席慶會樓北墻底命宗親及入直諸將賭射以次進爵酒酣 上亦時時擽發矢無虛發發必貫革羣臣莫不懽悅稱賀 上顧取箭匣有詩召授吏曹叅議李克堪命曰此予舊時之物予年少閱經史有暇時習弓馬戯作詩寫在

箭匣今垂二十年矣尚想當時事宛然如昨令人
不覺愴然況今筋力已不如舊豈無感歎卿以文
墨從我久矣宜和之又命在坐者屬和於是各依
韻和進後數日又召射候 御製詩一首寫箭匣
以示諸臣命曰予非好為此遊宴卿等皆予功臣
從我遊既久今君臣禮隔恐上下情不相孚且雖
安不可忘武備思欲有以振起之予非留心小藝
好為此遊宴也詩以見志諸臣皆拜賀和進命承
政院作軸錄詩命臣敘其顛末臣叔舟竊觀 主
上殿下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以至弓馬
射藝無不各盡其妙屬當世道不靖乃奮英武累
定大亂發政施仁振起頹綱旋致太平而不以為

安宵衣旰食開廣言路以盡下情欽刑恤民興學
振武猶恐不及今伏覩 御製詩前篇詞義豪邁
氣蓋一世後篇詞嚴義正寡欲簡享敬天勤民之
意藹然振古聖王之治世亦如是而已耳乃知聖
人所爲隨所處而宜出尋常萬萬也豈特遊宴而
已哉振起武備而已哉 聖上永堅此心日念在
茲旣有始亦有終使聖子神孫永矢乎茲以永丕
基實我東方萬世之福也臣不勝大慶頓首頓首
是年仲冬上旬有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
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
秋館事兼判兵曹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臣申叔
舟謹序

新刊三峯鄭先生集序

嘗觀古之英雄豪傑有建功於世者多不能保其終是或論損盈虧有以自招亦或關於運數有不能自脫者然建大功者必享其福苟不及其身必於其後有施必獲固天道也三峯先生天資磊落器偉實王佐之才前朝之季國祚將終東方糜沸民墜塗炭我 太祖開時之艱東征西討芟夷大難先生手摶日轂廓清區宇以拯我東方億兆蒼生及開國之初凡大規模皆先生所贊定當時英雄豪傑並起雲從而無與先生比者雖終有蹉跌功過亦足相掩矣其亦關於運數如古豪傑之不能脫者歟吾同年慶尚觀察使鄭君於先生爲曾

孫常痛先生不得終其用所以繼先業而盖前愆無所不用其極今又撰先生詩文雜著將編諸梓馳書命序先生之詩文固緒餘耳然其詩之高談雄偉文之通暢辯博亦可因以窺其學問胸次之萬一矣況先儒如牧隱陶隱圃隱陽村諸公皆所推服乎鄭君早捷科第歷敭雲路今自諫議出按慶尚諫議是階慶尚大道君尚鬢青而腰金攬轡榮亦至矣豈非先生之餘慶將享乎君耶天道施獲之理可驗而國家報勳之意於是可見矣然所謂繼業盖愆者將止是而已乎君勉之先生諱某字某鄭君諱某字某成化元年乙酉季夏蒼日

送金同年好仁安撫濟州序

濟州即耽羅古國也在南海中絶遠浮海數百里
而至產奇材海錯商船絡繹海賊縱橫非文武全
才莫能鎭之故每擇朝賢往安撫之吾同年金君
應選而往告別徵言僕聞爲政寬猛相濟然後威
惠並著內治旣修然後外侮可禦寬而不猛其政
流猛而不寬其政刻流與刻非政也內苟不治何
以禦外侮哉濟州自元季放馬置吏卒爲避亂之
計蒙漢雜處恃險反覆至于我朝被　列聖煦撫
之恩民安於化同於內郡然商賊輻輳主客雜沓
地瘠民貧遺風獷俗猶有存者一於猛貧民無以
存一於寬獷俗無以懲不能以寬猛相濟民何所
賴況州西值中國之明州東當日本之九州南通

琉球諸島海賊出沒滄波阻隔救援不時是必人和可保然後足以外禦矣能稱任者豈不在文武大才歟朝廷擇賢而必以君者應有說矣前年春日本之對馬島主新立國家將遣官吊故賀新而難其人海嶮俗鷙人亦難之至有詐病以避之君受命即行果能處事合宜得其懽心而還今又遠赴海外而一無難色可謂達道善命之君子矣於寬猛之説乎何有其能安撫以鎮之也修內以禦外也蓋可卜已嘗聞漢拏山在州之中極高山有異木曰正烘香氣滿山山之頂有池甚奇登而望之四面黑水際天正北湖南之山隱見雲外真為勝地世稱蓬瀛無已則其在是乎政成多暇為我

一登記遺跡勝槩以副悵別之懷交代李君亦同
年也寄語亥釀方熟春事將殷可毋滯也云

淸卿先生集序

嘗聞有德者必有言蓋德之精華發而爲言故聽
其言足以知其德况詩文之於言又其精華者乎
世之承家業者凡於琦寶皆知以爲重青氊舊物
亦欲家傳不失而忽於先人精華之發者可乎文
履公志學淸修爲世名儒遇知兩 朝其道德積
躬發而爲事業者卓卓巍巍爲文章者彬彬典雅
國家賴之人所瞻仰而傳誦公則不以爲意嘗不
置稾公之嗣副正公痛念不傳於世爲之收拾於
人見聞相傳辛勤數十年僅得若干篇方欲編次

成稾未遂而歿今茂松公繼其志手自纂定又爲
公行狀悉錄世係派裔冠諸遺稾之首於是公之
道德精華之發可傳於無窮後之欲窺公道德之
蘊者庶有所徵而副正公之志畢矣可謂承家而
知所重也已叔舟以家世之舊結髮受業於公遂
贅公門特爲公所知待訓誨備至乃得緒餘以至
今日竊見公遺稾新成將永于傳感慕内激不自
已已成化八年歲在壬辰孟秋有日謹序

永慕錄序

成化八年歲在壬辰春　上命崔涇安貴生奉畫
貽憲王后　世祖大王　睿宗大王粹容爲軸粧
績既訖以是年夏五月丙辰備儀衛奉安于濬源

殿 先王先后之次 上哀慕罔極乃命陞涇貴
生職賜以鞍馬內自三宮下至在朝之臣凡及見
聞莫不悲感興懷 上又以濬源殿舊有案只記
奉審節目命考次序始末悉追記之 太宗以上
歲月既久不可更考但錄其畫㨾軸數自 世宗
以後乃得詳錄以進賜名永慕錄謄寫藏之將以
傳後命臣 叔舟識其事臣竊謂曾子釋治國平天
下首言上老老而民興孝朱子解之曰上行下效
捷於影響蓋孝者出治之本而人心之所同也我
聖上天性仁孝即政之初遂及於是其哀慕之誠
自無所不用其極不假營為而感發於人者如是
誠能推此心以孝為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人

之觀瞻感化也將不能自已矣因嶽曰[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肅而成及其至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其所因者本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況於人心之
所同然所謂捷於影響者豈不信歟亦在 聖上
擴而充之而已爾具銜臣申叔舟拜手稽首謹識

江華府使申允宗詩卷序

方外友一菴尊師一日來訪出一軸授予曰今江
華府使申君允宗得與外祖參贊尹公炯出按江
原時贈行詩於家藉中爲[illegible]所蝕乃召工糊粧
聯紙爲軸求一言爲序將繼其詩於儒林欲以榮
其先試展而觀之則獨谷成公石璘首唱蓮溪金

公膽騎牛李公行西原鄭公擢菁村柳公伯淳閭左陳公義貴永嘉權公湛繼而和之皆明公碩儒所爲琉其詞則其期待之重惜别之懷風景之麗靄然如在當時親承其酬酢而目覩夫人物德望風彩之懿寧不有感於懷耶申君非徒能表諸賢題詠於塵埃中以榮孝其先蓋亦起予者歟聞申君之治華也嚴於吏而仁於民政爲畿甸最其果能移孝爲忠者歟詩以歸之

姜景醇登第諭書序

吾友姜景醇袖手簡來命若白　世宗大王三十年歲丁卯秋我先君留守開城府聞國家方設初重試一日府人走告諭書至先君蒼黃出拜開緘

見卿子壯元及第可速上來先君驚喜入語先妣
相對下泪馳至京則希孟爲初試壯頭前希孟而
撫之曰希顔亦赴重試初未知誰爲壯元然汝兄
旣擇禍情實於汝今果然矣宵霙萬里發軔在此
移孝爲忠豈止是而已哉勉之遂以諭書見付
世祖大王時在潛邸亦以諺文不諭請聯爲軸求
詩縉紳先君曰盛名難居況又揚之 命藏諸巾
籍亡十年矣希孟繆蒙列聖知遇今側諸卿終不
爲之發揮將無以不紆龍湖蓼莪悲慕之思矣尙
守先君一時謙抑之戒可乎知先君在今蓋寡請
書顚末以畀吾甥叔舟早事戴敏公遊景愚景醇
氏伯仲間最久竊念數十年來事往時逝而今獨

與景醇氏晨夕相從亦豈無心助君悲慕者自鄉擧里選廢而科目起科目非進大賢之路然非科目其進也無路苟有志於世雖大賢不得不由科目而進致君澤民行道濟世揚名顯親皆由於是故士之得科目也父母親戚故舊知識以至聞見者莫不榮之然艱苦之名鄉頑轄得科目者蓋寡而得壯元者尤寡況在嵗里能拔萃自修得名賢頑轄之所尤寡者乎又況巍才景醇感動宸衷天書遠下爲舊都父老之所聳觀者乎戴斂之喜慶垂濩景醇氏之思欲慰親意侈君恩愈久而愈切也豈不宜哉嘻 世宗感動先見之明藏斂戒勉成就之效於是而小驗矣今我 聖上臨政思治

將大有爲其所以眷倚於景醇氏者方隆中外之望亦益以重戢斂戒勉之意其將止是而已乎景醇氏勗哉成化十年甲午季春上澣有日高陽申叔舟送翁序

晉山世稿序

工必箕裘醫須三世古之所以重乎是者豈不以業肄於尊術精於久歟小者猶然況其大者乎世之讀書爲儒以文章立名者前後相望而至有集行于世者千百之一耳況能繼世者乎如三蘇龔孅二陸聯芳世共欽仰以爲曠古所無而亦父子兄弟而已爾況能繼三世者乎晉山姜公景醇以一卷書來示曰我先祖通亭先父玩易齋先兄仁

齋並有詩文而皆不置稾今爲收拾得之家籍及人之傳誦所記凡若干首謹編緝謄寫總號白晉山世稾將以傳後請序其端爰而尋繹則遁亭之端麗玩易齋之高雅仁齋之平淡三世相繼各有所立而其骨格之清健氣象之森嚴如出一手教

毋嘗及事玩易齋與仁齋結髮同遊學又與景醇同儕共事每覽家訓異於尋常今觀是集益有以知其淵源之所自來矣比之小者其專且久也如是論其大者可謂襲美聯芳一千百曠萬古而擅美者也噫仁齋早逝景醇方秉文筆爲儒林所宗而諸子又能勤學此豈止三世而已哉謹序

海東諸國記序

夫交隣聘問撫接殊俗必知其情然後可以盡其
禮盡其禮然後可以盡其心矣我　主上殿下命
臣叔舟撰海東諸國朝聘往來之舊館穀禮接之
例以來臣受　命祗栗謹稽舊籍參之見聞畫其
地勢略敍世係源委風土所尚以至我應接節目
裒輯爲書以進臣叔舟久典禮官且嘗渡海躬涉
其地島居星散風俗殊異今爲是書終不得其要
領然因是知其梗槩庶幾可以探其情酌其禮而
收其心矣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
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
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厥初處處保聚各自爲國
周平王四十八年其始祖狹野起兵誅討始置州

郡大臣各占分治猶中國之封建不甚統屬習性強悍精於劒槊慣於舟楫與我隔海相望撫之得其道則朝聘以禮失其道則輒肆剽竊前朝之季國亂政紊撫之失道遂爲邊患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爲榛莽我 太祖奮起如智異東亭引月兎洞力戰數十然後賊不得肆開國以來 列聖相承政淸事理內治旣隆外服即序邊鄙綏靖 世祖中興値數世之昇平處宴安之鴆毒敬天勤民甄拔人才與共庶政振擧廢墜修明紀綱宵衣旰食勵政圖理治化旣洽聲教遠暢萬里梯航無遠不至臣嘗聞待夷狄之道不在乎外攘而在乎內修不在乎邊禦而在乎朝廷不在乎兵革而在乎紀

綱其於是乎驗矣盖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以舜爲君而益之戒如是者盖當國家無虞之時法度易以廢弛逸樂易至縱恣自修之道苟有所未至則行之朝廷施之天下推之四夷安得不失其理哉誠能修己而治人修內而治外亦必以無怠於心無荒於事而後治化之隆達四夷矣益之深意其不在玆乎其或捨近而啚遠窮兵而黷武以事外夷則終於疲敝天下如漢武而已矣其或自恃殷富窮奢極侈誇耀外夷則終於身且不保如隋煬而已矣其或紀綱不立將士

驕驁橫挑彊胡則終於身罹戮辱如石晉而已矣是皆棄本而逐末虛內而務外內既不治寧能及外哉有非儆戒無虞無怠無荒之義矣雖欲探情酌禮以收其心其可得乎光武之閉玉門而謝西域之質亦爲先內後外之意矣故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是乃配天之極功帝王之盛節也今我 國家亦則撫之優其餼廩厚其禮意彼乃狃於尋常欺誑眞僞處處稽留動經時月變詐百端溪壑之欲無窮小咈其意則便發忿言地絶海隔不可究其端倪審其情僞其待之也宜按 先王舊例以鎭之而其情勢各有重輕亦不得不爲之厚薄也然此瑣瑣

節目特有司之事耳 聖上念古人之所戒鑑歷
代之所失先備之於己以及朝廷以及四方以及
外域其於終致配天之極功無難矣何況於瑣瑣
節目乎成化七年辛卯季冬云云申叔舟拜手稽
首謹序

洪武正韻譯訓序

聲韻之學最爲難精蓋四方風土不同而氣亦從
之聲生於氣者也故所謂四聲七音隨方而異宜
自沈約著譜雜以南音有識病之而歷代未有釐
正之者洪惟 皇明太祖高皇帝愍其乖舛失倫
命儒臣一以中原雅音定爲洪武正韻實是天下
萬國所宗我 世宗莊憲大王留意韻學窮研底

縕創制訓民正音若干字四方萬物之聲無不可
傳吾東邦之士始知四聲七音自無所不具非特
字韻而已也於是以吾東國世事中華而語音不
通必賴傳譯首命譯洪武正韻令今禮曹參議臣
成三問典農少尹臣曹變安知金山郡事臣金曾
前行通禮門奉禮郎臣孫壽山及臣叔舟等稽古
證閱首陽大君臣 諱 桂陽君臣璔監掌出納而悉
親臨課定叶以七音調以四聲諧之以清濁縱衡
經緯始正罔缺然語音既異傳訛亦甚乃 命臣
等就正中國之先生學士往來至于七八所與質
之者若干人燕都為萬國會同之地而其往返道
途之遠所嘗與周旋講明者又為不少以至殊方

異域之使釋老卒伍之微莫不與之相接以盡正
俗異同之變且　天子之使至國而儒者則又取
正焉凡謄十餘藁辛勤反復竟八載之久而向之
正罔缺者似益無疑　文宗恭順大王自在東邸
以　聖輔聖參定聲韻及嗣寶位命臣等及前判
官臣魯參今監察臣權引副司直臣任元濬重加
讎校夫洪武韻用韻併析悉就於正而獨七音先
後不由其序然不敢輕有變更但因其舊而分入
字母於諸韻各字之首用訓民正音以代反切其
俗音及兩用之音又不可以不知則分注本字之
下若又有難通者則略加注釋以示其例且以
世宗所定四聲通攷別附之頭面復著凡例為之

指南恭惟 聖上即位亟命印頒以廣其傳以臣
嘗受命於 先王命作序以識顚末切惟音韻衡
有七音縱有四聲四聲肇於江左七音起於西域
至于宋儒作譜而經緯始合爲一七音爲三十六
字母而舌上四母脣輕次淸一母世之不用已久
且先輩已有變之者此不可强存而泥古也四聲
爲平上去入而全濁之字平聲近於次淸上去入
近於全淸世之所用如此然亦不知其所以至此
也且有始有終以成一字之音理之必然而獨於
入聲世俗率不用終聲甚無謂也蒙古韻與黃公
紹韻會入聲亦不用終聲何耶如是者不一此又
可疑者也往復就正旣多而竟未得一遇精通韻

學者以辨調諧紐攝之妙特因其言語讀誦之餘
遡求淸濁開闔之源而欲精夫所謂最難者此所
以辛勤歷久而僅得者也臣等學淺識庸曾不能
鉤探至賾顯揚　聖謨尚賴我　世宗大王天縱
之聖高明博達無所不至悉究聲韻源委而斟酌
裁定之使七音四聲一經一緯竟歸于正吾東方
千百載所未知者可不浹旬而學苟能沉潛反復
有得乎是則聲韻之學豈難精哉古人謂梵音行
於中國而吾夫子之經不能過跋提河者以字不
以聲也夫有聲乃有字寧有無聲之字耶今以訓
民正音譯之聲與韻諧不待音和類隔正切回切
之繁且勞而擧口得音不差毫釐亦何患乎風土之

之不同哉我　列聖製作之妙盡美盡善超出古今而　殿下繼述之懿又有光於　前列矣景泰六年仲春既望輸忠協策靖難功臣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經筵參贊官兼尚瑞尹修文殿直提學知製　敎充春秋館兼判奉常寺事知吏曹事內直司罇院事臣申叔舟拜手稽首敬序

宛陵梅先生詩選序

宛陵梅先生生盛宋與歐王蘇黃並驅一時詩聲最著而歐陽諸子諸集盛行于東方獨先生遺藁不傳世之有志於詩者常恨之一日　匪懈堂手簡抵予曰詩之體盛於唐而興於宋然其間所賦之詩豪放美麗清新奇恠則或有之矣至如簡古精

純平淡深邃寄興託比自與唐人無校則獨聖俞
一人而已余之欲見是集久矣於去年冬始得寓
目不覺屈膝遂撮其精英選爲一帙有所難曉略
加註解欲與鯤庭初學者共之子爲我序之叔舟
嘗觀古之評宛陵詩者或曰工於平淡或曰句句
精鍊或曰如朱絃疏越一唱三嘆大抵詩之豪放
美麗清新奇怪者則固有以動人耳目夫人得而
悅之若簡古精純平淡深邃者則知之者鮮矣而
好之者尤鮮矣至於好而樂則非深得夫天機者
牝牡驪黃之外者未易以到也今觀匪懈堂所論
之切所選之精眞可謂知而好好而樂矣惟其知
之也深故其論之也切其好之也篤故其選之也

精歐陽公云務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爲宛陵知己於千百載間者豈特歐陽而已哉吁盛矣丙寅仲春乙丑行集賢殿脩撰高陽申叔舟序

追慕錄序

成化己丑冬我 主上殿下自潛邸入守丕緒於是羣臣上請展敬 私親追上封册 上以義專大統不暇顧私 命待服闋及三年壬辰乃 下羣臣議遂追崇爲 温文懿敬王立別廟於延慶宮以 賜月山大君 奉祀四年癸巳秋廟成卜吉備儀衛以九月二十日戊申 命右議政昌城府院君臣成奉祖詣舊祠奉 睟容移安于新廟之後殿 命臣叔舟與淸川府院君臣韓伯倫詣舊

祠奉 神主移安于新廟正殿十一月朔日戊子
親詣新廟 祀以大牢於是宗統之重天性之
親恩義並盡無所欠缺矣前是 命悉錄 先王
先后睟容爲籍號永慕錄今又以 新廟睟容之
將永于傳亦錄爲籍號追慕錄 命臣記其顚末
初在天順丁丑之秋七月 懿敬王偶因感冒失
和八月之初自東宮出處 世祖舊邸 世祖亦
移御 親視醫藥 命臣叔舟與議焉十餘日而
疾瘳又數日疾復至九月初吉大亟 世祖知不
救掩泣呼臣入視 王顏如平生而氣息已盡
世祖曰脩短命也其嗣皆幼不可不傳其貌以遺
之卽召畫師崔涇安貴生占分寸草圖而藏之及

壬辰之春 上命畫 先王睟容也遂并依草爲
圖奉安于舊祠 命賜經貴生爵言官於 經筵
論之 上曰予生纔閱月乃失 顧復不意今日
得覩 天顔賜髥悲慕之懷持無所小抒則經貴
生不可不錄在 筵遂聞 天語者莫不泣下知
聖上至孝而 世祖慮事精審無所不用其極也
臣竊聞德厚者流光惟我 懿敬王天姿端重德
藝宿成其爲世子也適當 世祖靖難之後國勢
兢兢寅贊鎭靜人心以定宗社以安雖不享壽慶
有所鍾曆數竟歸我 聖上上繼 列聖撫臨東
夏 新廟有赫萬世不替苟非厚德之至其流之
光也能若是乎今我 聖上誠孝天至權思義之

重輕定禮情之隆殺　悲慕之誠隨事而著嘗觀
孟子論齊王舍牛曰是心足以王矣曰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夫勢有
親疎事有難易孟子欲齊王推愛物之心以及仁
民而親親齊王旣無克復之功正如無源之水其
涸可待也而猶謂之是心足以王況我　聖上誠
孝旣隆於親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疎難
易之序順矣其本已立推之豈不霈然易易哉故
古之人行仁必自孝弟始今旣有始其竟有終以
承　厚德之光也則不在於善推也哉成化九年
歲在癸巳孟冬有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保
社炳幾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
藝文館春秋館弘文館觀象監事禮曹判書高靈
府院君臣申叔舟奉 教誌

保閑齋集卷第十五

保閑齋集卷第十六

題跋

兵政跋

兵之於政爲國所先務我　主上殿下撫定大難應運闡理特先兵事而尙以軍令未精莫適所從命爲定式臣叔舟與兵曹諸將親承指授凡將卒之侍衛聚會鍊閱規度以至文移格例莫不詳定承守奉行如指諸掌至是而政之於兵可謂先所務矣於爲國乎何有書成賜名兵政命臣叙其尾天順己卯孟春有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臣申叔舟拜手稽首謹叙

諸經跋

臣聞一氣聚散乃有死生死生如晝夜未有生而不死者然脩短不齊幽明異途達者所不能不悲惟我 王世子邸下天資岐嶷禀性仁孝學問碩博道義淵泓國儲之望方隆而遽離膝下之懽前星掩耀小海飛塵舉一國慟惜奔走罔知攸為
上以佛教可資冥福手寫金剛經撰集證道詞註解以終 先王遺意命釋老儒士印寫諸經勘校纂定無所不用其極夫感通應報在乎誠不在乎物我 主上殿下奮英武恢大業凡處己接物一以至誠揣摩一世揮霍萬有亦無非一至誠之所推況以大孝追慕至性慈愛而為此大緣乎其感

通報應固不可測而逢者之悲當與天地為無窮
矣 臣申叔舟泣血頓首謹跋

題譯生崔瀣約韻圖尾

夫天下書同文而各因其方五聲之用遂不同然
推其源不過五聲七音縱横經緯而已故散之則
萬變無窮約之則三聲相為管綴而其變有數今
之學華音者皆事其末不究其源乃至七音相陵
五聲相混曾不知所以辨之猶執以為是而莫之
察老於譯者皆若是後學靡然趨之盖可嘆也已
觀子之圖實得其要可謂能拔俗而獨立矣苟如
是不已其於變訛歸正乎何有然其紐攝之機必
須口授而後得其梗槩矣當為子扣兩端而竭焉

姑題其尾而歸之以愬之云

題大司憲李公　賜浴溫泉詩卷後

以景泰元年六月甲申葬我　世宗大王于英陵群臣咸會留宿　陵下者凡數百大司憲永川李公以關東　賜浴詩卷示坐上諸僚泫然謂叔舟曰嗚呼可忍言哉昔者先王行幸關東駐蹕伊川之溫井臣時從行　賜臣浴傍邑扈駕諸公詩以道行及還京師求詠搢紳間後有能文者亦請而續之共若干篇所以後　君賜而為臣先也以臣不才謬蒙　先王知遇擢置喉舌不數年間陞為省宰庶幾塵粉圖效萬一而弓劒忽遺雲暗鼎湖攀附無路自今縱遇能文者更何心求詠也昔之

從也榮貴薰骨今老從也悲慕纏胸余之袖是而
來者想昔痛今出於至懷而不能自已噫初爲是
也安知終於此而已也卷終有敗古也子演其說
而終之可也叔舟亦受恩　先朝久玷法從公之
此言所不忍聞自僕爲公下僚拖公緒餘竊望一
二尤足信　先王知人之明也公之勳業著於前
者爲已極而其所未施什尚七八古人所謂報先
王而忠陛下者正公今日事爾凡人之情於哀榮
之際榮而知所以榮者鮮而榮而又能知其哀以
至於不能已者爲益寡矣夫以公遇知之隆　賜
浴一時一事之榮而公必修之於始而要其終期
於不忘也如此而況榮有大於斯者乎而公之心

可知矣徵人歌詠益侈 先王之賜何害也而公則不勝其態不忍為之此猶不忍為之而公之心可知矣能榮能哀可以知公之心而 先王之德之感人深從可知矣若其當時 賜浴之光榮與夫際會之盛事業之巍諸公之詩盡之且未[illegible]悉云奉列大夫司憲府掌令知製 教高靈申叔舟敬書

祭文

己未文科同年祭正郎權琦文

惟靈內剛外方氣和言溫清標霜潔芳譽蘭薰玉堂烏府天官夏曹妙齡英才孤騫獨步謂作同楨終登漢輔人之所賢天則靳之一疾未起重泉永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脩短定數死生常理君既
洞然而無憾矣上有父母下焉妻子攀號擗慟
哭天涯念至于此可勝恨哉頃余數人皆君密友
同榜豈偶知心則久契逾金石情踰骨肉纔見掩
紳遽聞易簀天乎不弔神者難測音容莫追幽明
永隔青烏既卜素車載轄爰就祖道聊展菲儀亡
而不亡知耶莫知

祭吉昌權公文

吾輩數人嘗公執友結髮相須至于白首心同契
合左右先後攀鱗附翼值玆景運功成公退以求
令聞吾儕碌碌欽公卓卓天道喜報施厚獲情謂
公勳德必享遐福謂公閑適必保龜齡宿病自少

不謂遽爾嗚呼至此痛其可已平生事業自有青史寂寞身後於人何與遺孤孩弱見之惻楚嗚呼哀哉痛纏心膂寤寐有期日月駸駸追惟往事無以為心春城風雨殘花幽禽洒血備嘗公其來歆

疏文

崔太監安往故鄉陰城為考妣設齋於白雲寺疏文

覺鑑無垠普應幽明之願昊天罔極寧酬父母之恩爰扣玄扃庸希妙度竊念弟子生此遐荒自兒抱於懷中每承懽於膝下九重四千里昔結髮而入帝鄉一去五十年今衣錦而歸故國山川依舊里閈已移城郭人民更起丁令之感鞠育顧復難

堪莫義之悲恩報菩之末由第歸依之是懇茲就舊遊鷲舍虔設無遮象筵仍演七軸真詮用丐諸佛玄援伏願皇帝萬歲國主千齡先祖考妣超生淨界弟子眷屬並結良緣

誄

誄俞直講叟老

化日澆而日漓兮世既饒夫反覆紛兩悅而相憎兮並趍利而相合獨有子兮與余世于交兮通兩家兩小少而共隊兮從結髮而靡他及就壯而並仕兮連兩榜而同科固情志之交孚兮比膠漆而有加前年君卧病纏綿兮爲我言夫沉痾念貽慮乎螢堂涕雙垂之滂沱撫遺孩以屬我兮發長嘆

而答嗟余欲慰夫[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強笑而無華終決句
而遂痛兮反悲嘆以爲樂方平康而無恙兮乃朝
夕兮答夢何數日之相違兮忽訃音之見及顚今
仆以驚痛兮五內摧其若裂日月跳丸兮不我留
望佳城之葱鬱柳車載路兮丹旐飛晨光微兮薤
歌發就遣左以相送兮[illegible]臨風而灑血念前年之
哀忱兮量神心之預識當時雖以爲恠說兮余色
不受而心諾荷余言之出口兮誓終身而不食已
矣哉非吾私兮是慟歎善人之不淑懷孤直而秉
德兮志未伸兮官不達豈禍福之相倚亦材命之
不沓頑浮生之無百歲兮况有壽與夭折吾固無
以爲心兮送君歸之悕怛已矣哉逝者不可追兮

死者不可復作終天地以求訣兮吾將去而誰適指北邙以極目兮竊愁雲之幕幕已矣哉時不俟兮驥過隙勢不復兮波東傾知悼往之無益兮拭余淚之交零奠一酌兮君不顧倚長歌兮君不聆撫遺孤以有成兮庶不負於平生

贊

匪懈堂眞贊

安平大君以自眞示叔舟曰曾於壬戌年余年二十五令安堅寫余眞今七年于茲其形貌已不同矣形貌已不同而學問不日進其爲我志之將以後日之規叔舟嘗聞孔夫子有十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君子之學當循其序固不可躐等而進亦不可半塗而廢年愈高而責愈重庶幾反身自修日就月將至于德成道熟然後更作鮐背鶴髮之眞而使叔舟得撰贊德頌道之筆不亦幸乎姑爲之志而謹獻贊曰

英姿絕世器宇夐峻維粹維溫乃海之潤維年之勞維力之強願言不息天行是式求膺多福祿

稼織說書送尹生貞子琛詩卷

子亦知夫稼與織乎種而耘耘而又穫者稼者之事也蠶而絲絲而又織者織者之事也不種則無

苗矣不蠶則無繭矣安所施其耕與繅乎旣種而
苗矣苟輟乎耘則吾見其苗而莠矣旣蠶而繭矣
苟已乎繅則吾見其繭而蛾矣寧敢望其穫與機
乎亦終於飢寒而已矣士之於學亦猶是也志于
學者種與蠶也勤于學者耘與繅也以至於德成
名立施之於事則是穫而機也吾故曰承乎志而
成其德者在乎勤耳古之人有離親戚去鄉里尋
師從官曾不拘於區區溫凊者豈非欲其勤學成
德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榮鄉里以大其孝哉尹子
勉之今尹子之覲親于嶺南也陽城李可成達城
徐剛中序而詩之諸公又從而和之以送其行予
以同榜之愛葭莩之好不可無言然予不托於音

也久矣敢以稼穡者之說書而歸之

銘

新鑄大鍾銘 幷序

洪惟我 主上殿下念昇平日久軍政不可不
嚴乃 命攸司鑄大鍾置 思政殿前廡以號
令禁軍而整齊之我朝自 太祖康獻大王創
業開國三葉而至 世宗莊憲大王持盈守成
以文爲治四境按堵民不見兵者三十餘年矣
文宗短祚 嗣王幼冲權姦擅國濁亂朝政圖
危宗社我 殿下奮英武率厲忠義靖夷大難
遂定大業屬當中興之時脩明政刑改紀祛弊
悉復 祖宗之舊而首以軍政爲務提撕振肅

無所不至不期年而朝野清寧禁衛整肅中外
晏然北狄海寇賓服納款給繹爭先其所以安
不忘危思深慮遠以成中興之業者可謂至矣
夫達大業者必勒鼎鍾所以明功德録忠勳書
鴻休示後世也玆黨大器之成豈可不爲之銘
以貽示於後也耶臣叔舟謹拜手稽首銘曰
於皇我 祖奄有大東 聖聖相承化理彌洽
不常妄帝乃示警大運中否豸用不靖權姦濁亂
國柄是擅毒燎虐焰乃變乃扇天眷我 王勇智
是錫曰奮神武以定宗祏忠賢効力宵蛾赴燭迺
靖大難曾不終夕中外寧謐謳歌悅懌惟時我
王整頓紀綱復我舊典罔有不張安不可憑危不

可忘思保中興先務于戎爰鑄大鍾懸之禁中鼓
之鏜鎝貔貅振列整整堂堂壯我鴻業威風震赫
浩浩遠涉山戎島夷悍威懾德執贄獻琛扣關臣
服妖氛淨盡四境無虞民樂于生魚魚于于於皇
我 王舜禹爲祐雖承先列實刱王圖忠肅攀附
贊我 英武克達丕績惠我東土勒茲巨鍾郟鄏
與偶於千億載永垂不朽

頌

在昌城聞康翎進白鹿各道進箋賀乃上頌

臣叔舟受 命巡邊適到昌城伏聞黃海道康
翎縣得瑞鹿以進色純白性甚馴朝野懽忭奔
走稱賀臣聞聖人之闡理于世也天必生神異

之物以為之瑞以應之今茲之鹿出於百里之
內不勞九譯之遠曠古所未聞豈無所自歟我
主上殿下神武定難撫圖開運厲精思治崇文
振武懷保小民絶聲色省浮費躬節儉力行仁
義不數年治化風行 臣今見黃海平安二道流
亡復土家有餘粟接堵樂業達于四塞我 殿
下至誠力行之效已見矣玆其雍熙太和之氣
有以來神物之遊而亦莫非天之所以降瑞應
夫 聖人者也 臣竊因既往之應以卜將來之
符夫鹿物之壽者而性馴似仁其出而為我
殿下聖壽無疆之符以及黎庶悉躋仁壽之域
也無疑矣至是而視夫赤伏符讖之說神爵附

會之誕為如何哉臣又聞祥不在祥在人主一
心苟萌誇誕遽為自足則其爲祥也適所以為
禍也今天旣應　殿下功成治定之休矣　殿
下亦宜益堅思治之心日慎一日慎終如始以
應天命以不孤玆瑞也臣不勝至願臣叔舟宣
命未訖邈在塞上千里之外東望五雲神魂飛
去不能自定謹作頌一篇稽顙蹈舞昧死以進
頌曰
至化块圠神物來遊惟此神物我　王之休惟鹿
之白天地凝祥厥祥伊何萬壽無疆惟白之鹿瑞
與天通厥瑞伊何百祿攸同天命靡常瑞不在鹿
匪祥厥祥永保天福

箋

集賢殿進八駿圖箋

聖人秉運旣啓統於千齡神駿應時宜昭示於萬世敢玆圖寫以備覽觀竊惟王者之興必有靈物之助金祖赭白征涉龍江之一鞭蜀王的盧忽躍檀溪之三丈是皆景命之寄贊實爲後人之聳聞惟我 大祖大智日躋神武天縱當麗運之不競憤冠賊之交侵揮天戈而四征親當矢石奮威稜而一掃孰抗兵鋒非徒豪傑之附攀亦有靈種之贊佐格力固在驪黃之外權奇可托死生之期歷險冒危每効能於奔走摧堅突衆終収成於廓清功合著於揄揚心豈忍於泯沒唐繪烟閣漢圖雲

臺玆乃賤物而賁人豈非擧大而遺小遂使奇績
卒至無傳恭惟 主上殿下德洽生成功存化育
繼志述事禮樂敎化之一新發政施仁飛潛動植
之咸若尙慮持守之不易每念創造之惟艱 命
作贊圖用旌勳烈伏念臣等學淺測海才薄雕虫
褒義頌功縱慚蛇足之誚思勤想苦顧貽燕翼之
謀

巡江邊還到安州

上遣子弼賜宴賜衣襨御札謝箋

臣聞天地交萬物通而必有先受其施上下交其
志同而必有先受其知此理勢之固然者也臣以
庸劣乘時攀附濫蒙 聖恩以至今日豈非所謂

先萬物受施者哉臣今巡邊宣 命遍歷諸戍沿
江而下已到安州竊觀長白以南山勢散漫賊路
縱橫且連遼瀋自昔大敵之來莫不此道是由我
境防戍之路旁通四達守之甚難然民俗尚武士
馬精強前代嘗用之足以抗天下之兵高麗盛時
特以此道為重列置城鎮正兵幾萬弩騎步班隊
正校尉部伍詳明體統相維及經丹兵紅賊民之
存者無幾其遺民之逃生海島者處處屯聚不能
成邑乃移下道良家子弟以實之令為吏為軍為
民者皆其後也我 朝開運撫育數十年方就蘇
復又因邊賊構釁赴防築城復致騷擾人少役重
民不聊生我 殿下即位宵旰勤民悉除苛令躬

行節儉勸課農桑時以教閱以示民方今見戎虜
威服邊境無虞居民按堵樂業已不似前日彫弊
矣正當教之之時而內地巨鎮城堡不完千戶百
戶小牌雖仍古意而分配不均把領未整軍吏相
混民莫適從臣受 命以來夙夜祗懼恐不副委
任之意思所以宣布 上恩振厲武氣使西民知
聖主西顧之殷而才識淺短竟無一策千里西疆
但見狼煙之息五雲北闕每念鳧舃之飛豈意鴻
私又及遐邇踰分之寵一道徧觀俯伏雜鵷悅侍
香案之側蹈舞拜服猶惹 御爐之煙況此十行
賜札實爲千古殊榮茲乃 主上殿下天地兼容
日月並照察小臣斷斷無他遂令微軀釋紆陰澀

臣何幸當兹交泰之辰猥受 聖明之知義爲君
臣恩猶父子古所未有臣何以堪但當益礪鈍質
更策駑材誓心圖報斃而後已此臣之職也臣之
至願也

在咸吉道謝 恩箋

膺澤覃霈靈貺沓臻揆分踰涯措躬無地竊念臣
猥以庸劣遇知最早謬蒙 聖眷以至於此玆又
承之重寄巡按東北諸鎭竊見我 世宗大王運
撫昇平啚恢遠略斬荆棘置六鎭徙民實邊而人
情重遷旋即逃散今皆安土樂業忘其舊城戍
捍比民居鱗傳禾穀屢登家有數年之蓄行不賫
粮處處按堵女眞遺落已爲編氓肅愼餘民相繼

欵服束帶加冠所至絡繹數百為群哉 主上殿
下丕承繼述勵精圖治體天勤民推誠撫遠之效
可謂速於影響矣臣今之來無所施為攬轡行邊
耳六鎮殷阜士馬精强正當教之之時殊俗慕義
遠邇爭赴正當撫之之機而臣材識淺短智計踈逺
夙夜祗懼慮其所宜辭離 輦下已閱兩月尚未
得要領地盡東濵對時物而懷感春歸北塞望宸
極而魂飛何期寵榮又及避遜玉案三接之私每
懼叨濫彤弓一朝之貺敢克副當翊茲春衫實指
內府祗荷鴻恩不違咫尺之拜醉倒狼籍寧知鳶
邇之鄉邊將亦得感恩而嗚咽胡酋揔皆興歎而
咨嗟榮光若此前皆所無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

至明燭微大度恢遠知臣粉身思報憐臣赤心無
他遂令孱軀獲紆洪造臣敢不罄竭誠内整外
綏導宣風化振播威靈達于白山黑水之墟以荅
聖恩之萬一

北征後還到端川謝 恩箋 天順庚辰九月二十一日宣慰使中樞洪逸童適至翌日宣醞破彼前此敍舟在京諸 閤 上戩問宮墻懃憂實成否醉荅實必不成至是實成 上命剖爲啄以行宣醞

祗奉成筭遠布 天威顧乏可記之功亘被無前
之寵 恩出望外感與愧并竊念賊屬嘯聚羣兇
構耗邊邑負仁背德稔惡長頑臣以無良忝承閫
寄迺與諸將分董偏師電擊千羣悉掃狗鼠之穴
煙銷萬落但見沙漠之空玆惟我 主上殿下應

運籌臨機用武算無遺策一怒而安臣等等奔走之是勤惟奉承之不暇何籌殊奬不遺微勞御札焜煌 聖諭纏綣珍分內帑猶帶 御爐之煙醉捧天瓢恍在宮庭之下光榮若此前昔所稀臣與諸將敢不志在桑弧期臨事而礪節身畏馬革誓畢命而酬恩

狀

辛卯十月二十四日辭免領議政 上言

臣以庸陋早蒙 世祖謬知自靖難之後與聞國政言聽計從凡大施措莫不參贊以至于今身歷三朝垂二十年人臣之極視古無比每自懼盈恩叙乞退中罹多故未敢自便昨於 便殿引對

賜言從容遂得披露悃愊乃乞骸骨雖未便蒙兪允然庶幾終回　天意將遂所願豈期反置之廟堂哉自見衹目驚竦之至罔知攸措臣聞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道猶然況在人乎臣雖無可見功效然在朝旣久亦可以退矣臣今犬馬之年五十五歲肌膚消瘦牙齒脫落咳逆又作神耗健忘非徒無德復長百寮其於氣力亦所不堪伏望還收成命許臣退閑以保餘齡以全終始不勝至願拜手稽首昧死以聞

同日假注書翰林朴處倫承命來傳　王大妃懿旨曰　世祖每稱卿爲魏徵今忘之耶　何遽辭職　大殿傳旨曰予聞大妃傳教　世祖每教　睿宗予與某定大法於汝之時必與某等享樂矣今予年幼又無學問卿何辭乎其勿如是

辛卯十月二十五日又　上言

臣於昨日上言辭職未蒙俞允反承　兩殿致命以　世祖遺旨丁寧譬曉臣聞　命涕零怳然如承　世祖親敎惶惶㦖惻無以為心竊念臣自世祖在閣便被知遇當觀光上國之日又從羈靮萬里陪侍以國士自是一心攀附及至化家為國遂忝股肱于時英俊如雲而謀謨契合無踰於臣者每稱臣為魏徵至囑之於　肅宗　聖訓洋洋今猶在耳魏徵之於唐宗君臣之際可謂至矣若夫髙世意氣曠古際會義為君臣恩踰骨肉亦非徵之所可及已況我　主上殿下即政之初首念　先王之舊推誠於臣比前尤隆臣學術寡昧

才識譾薄固不能上報萬一於 世祖豈不欲竭
心盡力庶幾小效於 聖上之初政以副隆眷以
不孤先王之知哉此臣之所以遑遑切切履險蹈
危而不顧以至于今者也然臣聞天道忌盈人事
戒溢如或犯之爲禍極大臣以斗筲謏蒙累朝
聖眷器已盈矣安得不戒其溢哉臣嘗犯之矣上
結明主之知遇事敢爲不存形迹遂爲衆謗所歸
歲在丁亥姦賊搆亂指臣爲辭尚賴 世祖聖明
終得昭雪然究其源實非姦賊凶謀所能中傷乃
是臣之忘人事之所戒犯天道之所忌者有以自
中耳今苟冒榮昧幾文不思止是之義丁亥之事
亦不遠矣犯在臣身 聖上豈能違天道而保臣

哉苟至於此非徒臣身其累 聖明亦爲不少矣此臣再瀆 天聽而不能自已者也臣之此言非爲身也非爲名也非爲人也實出赤心伏望憐臣衰病察臣誠懼置臣閑地俾遂素願不勝幸甚拜手稽首以聞

是日翰林朴處倫又承命來傳大妃懿旨曰世祖特擢卿陞卿遞辭職未知卿意以故昨日以世祖比卿魏徵之語勉卿卿雖曰老病非臥痛之病此非卿辭退之時勿復辭上教曰予年少無學問卿前固辭至此雖曰老病非至老苦非卿退閑之時其勿如是

壬辰五月初一日辭狀

臣性本戇愚加以老病曩者累陳乞骸竟未蒙允今我 殿下竭誠 三宮之孝董釐庶政務祛

民謗而天災視警咎乃在臣不宜冒榮傷義妨賢招謗乞罷 臣職擇賢更任改轍脩省以答天譴章甚古之大臣身雖退未嘗忘君況臣早遇 列聖之知遂蒙 殿下眷注以至今日安敢希名自畫決然引退而不顧哉 臣聞流金鑠石始於一陽墮指折膠始於一陰故聖人見於其微慮於其始舜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堲讒說殄行皐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又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益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五子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

乃離又曰慎厥德惟其始伊尹曰惟天降災祥在
德今嗣王惟新厥德傳說曰惟木從繩則直后從
諫則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又曰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
躬茲皆古之聖賢施諸事業而垂訓萬世者也我
殿下所方講究然觀古人書必體之於身驗之於
事見其微慮其始而後可以得古人之意而有補
於治道矣臣敢以舜皐陶益五子仲虺伊尹傳說
之說推之當今之事各有所徵事爲之端或生幾
微伏願殿下潛心體驗徵之於微慎終于始非
徒天災可弭亦可以永保天休矣臣雖退猶未退
也臣謹昧死以聞 同日啓命謄寫以進元本付翰林鄭以僑柱弟還給宣傳

日告乃在下御勿辭

奏議

上文宗論言路宦官疏

掌令臣[illegible]舟等上言臣等嘗以求言便民等事上

塵聖聰特命閱月未蒙採擇又有陳達實爲

煩瀆懋當　殿下新政求治之時不可含嘿謹將

一二管見條列以　聞伏望　聖裁言路之在天

下猶血氣之在人身血氣一息不行則百体受病

而天君不能安言路一日不通則四方受病而人

主不能安故古之爲天下國家者蓋亦多術而必

以求直言極諫爲先務雖有逆耳不忍聞之論亦

必崇受之且褒奬之所以激成直言之氣以來四

方之言者以爲千萬世自定之道也故於其不可聽之事求其可用於其不可赦之罪求其可賞可恕也而悅受之可行也而親暱之豈無爲而然歟唐太宗嘗退朝怒魏徵廷辱欲殺之文德皇后賀曰主明臣直太宗乃悅方其怒時非有餘罪及其悅也以爲嫵媚一心轉移之頃正忠佞正邪進退之機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哉 世宗在位三十餘年求言如渴徵礪士習貽謀甚遠近者諫臣孝源諫造佛宇乃欲請火其書侍臣彭年論好僧信眉律以春秋麻爲弑父之賊其論議之正出於忠憤之激是以寒奸膽而縮諛面此皆 世宗數十年養育作成之効也邇來諂諛成風競以直言爲

詩而數人者獨能如是其忠憤之激至於千劾
天威爲國忠謀者之所當相慶也朝有宦臣敵國
畏之士無異論識者憂之倘微數人非惟大有負
於 殿下初政之大體將無以表 先王數十年
作成之功也以此論之數人者言雖不中功亦不
細方孝源之身聞者色動擧欲緘口旣而扶用出
自 宸衷人皆相賀夫一孝源之進退何關於人
而人之喜懼如此識以直言者之用舍可察人主
之好惡而人將[illegible]又自爲言行黙容之計也此
一機會有大可畏幸賴 天鑑孔昭炳幾燭微能
旋棄而旋收之使懼者喜憂者樂懶者起而鼓舞
聞見作新一時之耳目乃知 聖人之爲出於尋

崇萬萬者如是也獨彭年之斥久而未蒙 寬貸
前之憂者後懼樂者後憂起者後懶臣等恐言路
從此復塞而不通也前日 聖諭以為罪彭年何
賢於言路如此輕薄人爭不取之臣等退而反覆
思之至今未能解惑夫如彭年者一朝因言事擯
斥之聞者莫不解體 殿下雖以廣開言路人皆
以彭年為戒誰肯輕發狂瞽之口再試雷霆之下
乎且 殿下既以彭年為輕薄則必以臣等含嘿
為厚重然臣等竊謂人主取臣當求如彭年之輕
薄毋求如臣等之厚重蓋彭年所言非私言乃國
人言之而 殿下獨不得聞故奮不顧身抗章以
諫可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矣如臣等既居

言職反低徊旁觀懷自全之計不敢攄音內實慊
慨外若厚重有識之士所唾罵而不顧者也　殿
下直欲捨彼而取此乎彭年不足惜所可惜者國
家大體也　聖諭又謂彭年言及　先王予甚薄
之然彭年之言不過曰信眉敢　先王爾夫以堯
之明猶有四凶所歎而舜逐之初無損於堯之明
也此亦何損於　先王盛德哉若必以言及先朝
皆為譏惡則嗣世之初將無一事可言而自古忠
臣直士殆無專人矣大抵言多忌諱非太平美事
故在　世宗朝重新興天塔設慶讚會當時諫者
衆喙無忌諱　世宗下諭為祖宗則衆曰如其非
道無待三年況此塔雖毀之可也他日　世宗謂

一二大臣曰興天塔 太祖之所建予若給工匠使卿等毁之則卿等忍毁之乎則對曰塔固當毁若命毁之則豈不能毁之 世宗嘗優納而不之責豈當時言者皆無思慕 祖宗之心而 世宗之優納尊 祖之誠有未至也意及 祖宗世宗容之 殿下獨以言及 世宗欲罪言者豈以世宗之孝為未足耶恐非 殿下推尊 世宗之本意也夫尊敬 祖宗如 世宗之孝斯至矣聖諭又謂共上言者非一而獨罪彭年者以其近侍最久且連姻 王室不可與他人同也是久侍連姻之外恩待以疎遜而不足責何 示羣下不以公也夫臣之於君苟一委質則固無遠近親疎

之異 上之待之亦不宜厚薄於其間近年以來
大臣則自謂與國同休戚義不可輕論君上之得
失以傷大體近侍之臣則自謂待遇親密不可屑
屑論事自謂圭角以是成風雖心知不可而莫肯
言 殿下又從而區別之可乎此正 殿下新政
言路通塞之機不可不留 聖慮自 殿下踐阼
至于今凡八月矣豈無可言之事而無一人披誠
露膽以裨 聖政者 殿下念之至此則可以知
其所由致也如是不已將至於人心解弛上下否
隔治亂安危亦未可知矣伏望 殿下思之復思
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臣等竊觀宋司馬光論曰
宦者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入宮禁人主自幼及

長興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間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逆之患使令則有稱愿之効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如飲醇醪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此識古今之至論而人主之所當體念者也故我
世宗大王乃於癸卯之夏 傳旨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不授以出納之任肆予逐日視事俾無留滯然其中及時事與細瑣之事則代言難以一一親 啓不得已令此輩出納近者金壽於政事間寅緣詐傳今後事無大小代言皆於朝 啓親達唯馬牌出納朝臣爾拜許令宦者傳 命其

所以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制之未然者可謂至矣
及至季年 聖體未寧不能親接外人不得一以
官者出納然待之甚嚴不少假貸終始若一識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龜鑑也今我 主上殿下光明
丕緖新臨黎庶此正親決萬機礪精圖治之時也
而朝 啓例關事外大小出納委之宦官以門戶
之役爲喉舌之任待以寬弘大度其勢漸長願與
任事然而凡欲進言者莫不由彼以達誰肯直言
不諱以論其弊蘖怨於人主之左右哉夫宦者常
在近侍苟有所惡者浮辭游說諷之上達使若出
於無心以陰中之人主亦安能必其外人之不如
是而不之信哉雖有見證者將何從而自明哉況

畏官官甚於權貴者也且論是非之分辨得失之機其微意多在於言辭之表令臺省之進言承旨出而聽其言入告于官官亦以 上聞至於三轉豈能盡達其外言之微意乎此弊不去上下將至於否隔矣豈是細故哉伏望 殿下上體 先王慮患之計下念司馬光自親自謀之論一遵癸卯年傳旨日親朝啓凡臺省大小臣僚無時進言者或 賜見或令承旨親啓以廣耳目以親庶政以承 先王付托之重以弘大萬世無疆之業不勝幸甚

書簡

答宗貞國書

承書得悉動履佳勝欣慰欣慰所獻禮物謹已領
納仍審示意兼聆使者之言間有不相悉者不可
不復我與日本兩國交驩年代甚久自我朝開國
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茂繼世識附益謹
及其末年不能和輯島人散為海賊侵掠我邊鄙
于時我　先王赫怒遣兵問罪數年之間往來不
通宗貞盛乃與島之舊老遣使來款悔禍謝罪且
明海賊率皆一岐九州之人非獨對馬島我　先
王以為罪而討之服而捨之古今通義今既服矣
已往之愆不必追咎遂命待之如舊自是歳遣使
舡或多或少我　先王以諸州使舡皆有定額獨
對馬一不曾定額慮或生獘癸亥之歳始約以五十

船爲歲額凡島之有事往者亦各有歲額圖書以
爲驗其他館待之節道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
寡皆有成規各守條約罔敢違越夫法久必弊弊
而有救有國之常事自三浦上京程有日限而處
處稽留至有踰時經歲非徒島人謀多受料打行
通事亦有謀私以至於是近年南方遇災年數不
登沿途官驛許不能堪於是申明舊約以節其大
甚以救其弊耳非變更舊約也况其小小違法之
事尚皆優容不較今足下之簡有曰待遇之違舊
實所未相惹者也使者所言料米雜以塵穢是乃
邊吏之罪近因凶歉稅人不爭不得不用舊儲然
雜以塵穢豈國家之意也今皆具由以啓民致

下命曰對馬島主能通變守義事大以誠凡於所
諭聞命即行無有疑貳又不自阻有懷悉陳予甚
嘉之尒禮曹特緩使人上京程限五日而詒我邊
吏給料不謹之罪凡待對馬島人務加優厚具書
以答惟是下照悉竊念邦交之際務從簡易堅守
信約彼此無歎然後可以久而益敦矣若各聽徃
来之言遽懷彼我其不致後悔者幾希矣無知之
人少不如意輙以不靖相嚇此苟不靖則彼豈得
獨安哉是乃不思之甚也凡今厚徃薄来歲費鉅
萬而無所惜者寧不知坐費儲廩之為可靳也哉
惟我 殿下特念彼此人民一視同仁故尒是下
細念始終商度利害體 聖上兩濟閭閻之意撫

戢姦細禁制非違益堅誠款以永交好豈不嘉哉邇來察足下施措事合幾宜又能彰明信篤無有所隱眞可與有爲者也際會匪易敢此縷縷悉陳所懷足下體而察之益宣令譽不勝幸甚

又

春和欣想淸適開慰開慰本曹今承 王旨若曰我 先王以對馬島人寄居三浦者日增在彼則逃賊在此則隱迹投閑釁詐爲蠱於邊乃命禮曹移書島主令遵舊約點刷以聞先島主即遣人來刑罪人方欲點刷而遘疾未果今島主新立必能繼先志以敦誠款尔禮曹其馳書以諭島主本曹竊考厥初資島之人來市我邊因而寄居三浦其

數甚少久而漸多歲甲寅我 莊憲大王視徵慮
遠命悉刷還當時島主悉刷還之而請姑留六十
名厥後因仍以至于今客姦積多勢必生釁如是
而猶爲姑息之計實非永好之道今我 殿下新
臨大東方整疆場綏近及遠足下亦初政於島方
脩款誠宜體 聖上敦眷之意丕承先志悉刷還
夲一如舊約其有不得已仍留者録名以聞以除
積弊以篤新歎以永鄰好彼此幸甚特賜物件具
如別録領納且冀珍重

在燕京會同館呈倪學士 謙 手簡

叙舊 新置別墅江濱有亭臨江東望露梁西望楊
花沿江上下人居相屬以近王城漕船往來帆竿

如織江之南有平郊極目郊外有山雲霞出沒洲渚縈紆漁歌迭和水鳥飛鳴令人有拔塵遐想叔舟結髮讀書蒙末有知性不喜榮祿薄於宦情京國雖小官職已踰涯分自念浮生隙駒汩沒何為將欲栖息于斯以守素志惟排紛遣懷莫如閑而閑亦不易得故以保閑名亭得先生絶句一兩篇歸揭亭上以為榮且朝夕瞻仰以盡戀慕之意寔所願也不敢望焉 叔舟百拜

保閑齋集卷第十六